

岛殇

——东海游击总队六横岛浴火战记(一)

□刘晓鸣

引子

用一根已经被使得滑溜的拿杉树做的撑杆，支开同样用杉树做的沉重的窗扉，从我家那幢位于从岑子岗墩过来的老公路南侧的倚山体而建的白墙黑瓦的祖屋的二楼，可以看到下面密密麻麻鱼鳞似铺排着的黑色的民房的瓦片，和再远处，靠近对面山的那边的一座小水库。夏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能够看到赤裸着上身戏水的少年，甚至似乎还可以听到若有若无传过来的嬉笑声。

左侧，是一条不大不小的砂石铺就的机耕路。几十年前，我的大姑，就是坐在花轿中，戴着红头帕，在一片吹吹打打声中，热热闹闹地被抬

到山后背的青山吞的。

又是几十年后，我的那位长得黑绰绰的，对我十分关爱的堂姐，也是通过那条砂石路，在一片欢天喜地、哭哭啼啼声中嫁去了那座山的后背。

从窗户的右侧看过去，是高高的岑子岗墩。岗墩的右边边，是一条灰白的沿坡而上的山路。从那条山路上去，就是下文要提到的当年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东海游击总队在六横岛激战最酣之地——仰天岗。

1948年8月17日。民国三十七年。农历戊子年七月十三。夜半。一支由8艘(有说是7艘)

大帆船组成的，满载着280余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的船队，从地处舟山本岛北面的钓门悄无声息地驶出，像八条大鱼，缓缓游入大海，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没有谁知晓他们去往哪里。
船头划开夜海，海面上翻卷起苍白的泡沫。有风吹过，蓬布和桅杆摩擦，发出嘎嘎嘎的声响。船舱里弥漫着兴奋的气息。不时可以听到压低了嗓音的嗶嗶嗶的话语声和枪械碰撞的沉闷的钝响。

夜更深了，舱里更加静了，偶尔有断断续续的鼾声传出。海浪拍打着船体，发出单调的哗哗

声。一轮白晃晃的月亮，犹如一张浮肿的妇人的脸，高挂在幽深寥人的夜空，泛着惨淡的白光，默默注视着这支正在走向死亡的船队。

船队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旅程。几天之后，他们中的所有人在倒一样的雨下面作战，将在泥泞不堪的田野和山地上作战，将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死去，在山岗上死去，在海上死去，在乡民的道地死去，在沟里死去。被枪打死，被炮炸死，被刺刀戳死。他们的血将流淌在一个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立足过的一个陌生的岛上……

缘由

8月17日晚，乘坐8艘大帆船，从钓门出发，开启死亡之旅的那支280余人的武装队伍，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东海总队。该部队由中共浙东临委批准建立，东海工委筹建并直接领导，是在以余力行为队长的武工队、苏北的中共华中海上工作委员会派遣的何育芳等人 and 一支活跃在舟山群岛的民众武装——徐小玉领导的“锄奸大队”等三支武装的基础上合编的。中共东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起兼任政委，江子铭担任副总队长，王博平为政治部主任，余力行为政治部副主任。

东海总队成立后，动作频频，先后击毙国民政府沈家门军警联防主任兼定海县保警第3中队队长王雪榆、金塘岛警察所所长顾任父、定海县刑警队长贺忠根等人，在舟山造成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1948年夏季的一天，征用一艘从金塘岛沥港到宁波的私人客轮，将其连夜驶到鱼山海面的一个小岛旁隐蔽起来。第二天出其不意，一天之内，接连缴获4艘国民政府盐务警察的机帆船事件，更是震动浙东。

舟山的士绅纷纷前往宁波、杭州请愿，有的

甚至跑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派兵镇压。

舟山，毗邻宁波，靠近蒋介石老家奉化；又因当时国民政府军政形势每况愈下，蒋介石已起意将其作为疏运从上海撤退的人员物资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和将来万不得已时封锁、轰炸及进击宁沪杭地区的前进基地，故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寝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国民政府闻讯，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对东海总队予以“清剿”。

据官史记载，为此，8月初，浙东临委根据避

实就虚，发展台属地区，形成浙东根据地“山海一片”的战略思想，派项耿至舟山，向王起传达调“东总”主力赴台属的命令。

8月4日至9日，王起在普陀茅洋黄洋尖山脚下林家召开东海工委扩大会议，分析当下形势，认为现在自我力量还太薄弱，不足以同敌正规军正面对抗，决定根据上级指示，向大陆转移，计划与四明山的革命武装汇合。

会议决定由王起带领“东总”主力南下，经六横进入象山，伺机进入台属地区。

围困

8月18日凌晨，船队在六横岛西文山登陆。这真是一座不设防的海岛。
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在郑尔昌、郑如水等六横籍兵士的引导下，他们在上庄包围了蛟头警察所，不费吹灰之力俘虏警察2人，缴枪2支，电台一部。岛上的富户都俯首听命，国民政府的乡长更是出乎意料地恭顺客气，一切都看过去是那么的顺利。

根据上级指示，他们要在这里等一个联络员。那个联络员将带他们去往象山、台州一带，寻找大部队。

他们将总部设在位处上庄和下庄中间的双塘。部队分散驻扎在长山咀、应家、孙家一带。听说六横有一千多条民枪，于是他们开始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派遣兵士，成群结队，前往各村各岙发动群众，缴枪筹款，一边等那个联络员。他们在六横岛等了一天。那个联络员没有出现。

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出现。
那天傍晚的时候，有一个老者出现在总部，请他们赶快撤离此岛，官军已经得知，准备采取行动了。

他们认为来的不过又是定海那边的几个警察，自己有280余人，13挺机枪，至少5支冲锋枪，

上千颗土造的手榴弹，对付那些手下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听了以后不以为意，还是该干嘛干嘛。
第三天，20日，天开始下雨了。不大，毛毛雨。

第四天，21日，雨开始渐大。
那天清晨，一个放哨的兵士站在瞭望的哨位上，隐约听到有低沉的马达声穿越笼罩在海上的迷雾，断断续续从海的那面传来，接着看到从一团乌黑的和雨雾交织在一起的浓烟中，朦朦胧胧浮现出一艘铁船的船首，随后是前指的炮管、高耸的桅杆。
“敌舰！”
哨兵转身向总部飞奔。
此时，各种纷纷攘攘的消息正从不同的渠道以风一样的速度向位处双塘的总部汇聚。
涨起港出现了敌舰！石柱头出现了敌舰！西文山出现了敌舰！
……

整个六横岛的四周，都出现了敌舰。
六横，被包围了！
那天早上，梅峙岙一个叫郭云保的男孩子听到有嘹亮的歌声从屋外来，他的家就在路边，他打开窗子，看到有一队穿着杂七杂八衣服背着各式枪械的年轻人排着队唱着歌兴高采烈地

从他家门口经过，朝双塘方向飞快地走去。
当时他很奇怪那些人从哪里来？去往哪里？去干什么？
几天后事件过去之后他才从他舅舅那里知道个大概：原来那支队伍是去往双塘庙吃早饭的。他的舅舅刚好在双塘庙对面开店。他们烧好早饭之后问他的舅舅租盛饭的器皿，正要吃，忽然听到炮响，接着有人急吼吼进来报信。他们放下已经端起来的饭碗，一口也没吃，把租金一分不少付好，嘴里说着“老板不好了，有事情了，我们走了”，一边匆匆忙忙开拔走了。
“阿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当兵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阿保！”
几十年后的一个傍晚，已退休20年，年届80的退休教师郭云保在电话里这样对我回忆当时他的舅舅和他说的话。
总队负责人王起、江之铭等人在接到报告后经过综合研判认为，当下乘船突围已经无望。只有边打边看，坚持到晚上再说。即命令各中队冒雨奔赴敌可能登陆之涨起港、西文山等地和双塘山至平蛟仰天岗、梅峙岭一带高地，阻敌登陆。
没有谁知道敌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东总”在六横的消息又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还是在整个事件过去之后才明了，告密的就

是那个看过去恭顺听命的国民政府的乡长。这边厢，他一边和东海游击总队虚与委蛇，那边，却偷偷派人潜往定海，前去报警。

据说这个警讯一路上传，上达天听，一直报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本来已对日渐猖獗之舟山的“匪患”有剿灭之念，而今听闻这个消息，天庭震怒，立即电令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着即率部就地剿除。

汤恩伯接令，迅速调动16艘舰船，其中8艘军舰，8艘辅助船只，2架飞机，2000余名海军陆战队和浙江省保安队士兵，率浙江省警备保安处处长毛森、定海海军巡防处处长丁琪璋等人，乘坐“联光”号登陆舰亲临六横海域督战。

一说参与是役的还有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但是已经无从确证。不过，汤恩伯，在现场督战指挥，则是可以肯定的。

20日夜，各路舰船偃旗息鼓，于靡靡阴雨中，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如一头头鬼兽，蹲伏在六横岛的四周，只等第二天天亮，就象章鱼的触须一样把弹丸之地的六横岛抓揉窒息。
一场恶战，即将打响。

文史
天地

主办

区政协文史
与学习委